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五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冐瀆天聽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祗備謁款宗廟而求與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

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迁六宫如建康并禁衛家
屬願迁從者亦津遣南去至車駕獨留中原選将屯兵以
衛行在雖関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
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
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為太王避
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
關聚糧屯兵為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
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
如此耶将左右大臣容献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
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容献此說則臣

勢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大
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繞以城
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
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
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
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
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
之腹心也河淮荊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
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
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

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亦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乎王命不通盜賊蠭起殺害官吏蹂踐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險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下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

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
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
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
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擾雖已潰
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
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
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
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
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
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

行臺副專遣使者以諭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從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意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説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

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
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真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
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
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
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盡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
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臯間相持
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
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
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勍敵
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

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覽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两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勍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

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歎聚[illegible]兀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厲謀壯矣既遷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士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

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
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
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
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
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
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
廣於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
可[illegible]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

勠力大抵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詔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歷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為盜賊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外加數以取於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贓吏又因緣為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

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寘于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興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責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於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池深潊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

順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慈乞降旨三省措置
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摘山煑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
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
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其後悉歸於御府以為玩好宴
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搶攘如此州縣匱
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冦難方多有犒師養兵修繕戎器之
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損以與州縣然崇
尚儉素因陋就簡内之掖廷用度甚尠外之官吏廪祿裁

減亦做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
盡蓄之中都為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
鹽之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
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
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槁
澤肥瘠通為一體然後可為況艱難之際實賴州縣協濟
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
合聖意乞降旨中書省措置施行

乞劄刑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

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鄉遂之民有事則為軍旅之
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為精兵有所不出出
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
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
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
畝使家出一人為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為教掌有事則給
之而養馬者又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
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挾輔故弓箭
手攢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
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所謂

户絶因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刷
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為義勇軍給地與之州
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十數萬衆不勞力
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
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乞籍陜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

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陜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為保甲河北五十
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陜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總
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

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陜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陜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差正副統制官揔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倣此推行

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惟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彼之謀人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

然遂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為得計於國事恬不知恤非不知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從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為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然而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

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㧞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爲爵禄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爲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定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㧞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巻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六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早聞留身奏事嘗具誠懇下冐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闊深思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惷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於江湖之濵任以宰揆之職人言紛至一啓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黽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難銷弭內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復致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

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稟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跡冐處寵榮之先趣操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艱難虛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官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俟命于冐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荅不允者冐貢忱辭祈歸政柄曲煩温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淚零中謝臣聞明主用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敢冐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足以揆事誤蒙議權付以鈞衡黽勉百為冀荅丘山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受莫助之慨其嘆矣經畧遠圖則以為迂闊廷爭大議則以為擅專

屢嘗借筯而謀實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眩之期猶敎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明運之乾徤策騏驥之逸足捐樗櫟之散材則能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惷既不虛任天下之責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奏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二劄子

臣適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宫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

押臣赴都堂治事仰荷天恩第深感涕伏念臣素白踈逖誤沐睿知事功無毫髮之称罪戾有丘山之積自揆力小不足以任重且歷位高必至於蹶顛仰無以副陛下委任之恩俯無以行微臣欲為之志竊自懲懼求即退休方虞斧鉞之誅反荷寵光之逮載惟冒眛彌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憐其孤忠照以睿智察臣非敢輕為於去就憫臣實有所不得已而然斷自淵衷許從所請則端揆之地不至於妨賢駑蹇之姿得容於養拙畀特驅策誓極糜捐臣見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第二表

臣綱言巳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批荅不允者精意格天能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顙明難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於矜從中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宅百揆無大於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為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房杜之於唐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棊峙相望高山大川蟠互交鎖風氣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雖不濟者隄防備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illegible]

與可寧機會在於一時功利收於百倍力陳至計弃契淵
衰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傅亮為二帥所建議於靖
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揔戎於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
畧皆採衆論匪狥私心齋壇既登戎車甫駕時纔旬日之
久變生腹心之間樞庭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
以罷亮者方寸紙事同戲劇人為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誤
負國寄既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
回天心復何面顔尚叨寵禄伏望皇帝陛下虚心體道公
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為盖專於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
於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仰荅鴻

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三劄子

臣再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後殿起居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仰荷隆恩之厚第深感涕臣竊以人主之任人莫大於用舍人臣之事君莫大於進退可則用之否則舍之無所容心者人主之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敢失義者人臣之職也方陛下斷自淵衷力排群議而用臣必以臣為可以寄天下之安危圖天下之事業以濟艱難豈特欲臣胥同取容以充位而已哉今者以謀事則迂疎而[illegible]

深不諧以薦材則乖忤而爲衆不喜譖愬之言旣至罪戾
之跡日聞求欲協濟蓋亦難矣陛下將焉用之是不若捨
之爲愈也方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蒙委任之重不自知其
淺陋欲盡犬馬之力以圖報稱豈敢辭難苟免爲一身之
計哉今者指摘之者其發旣巧沮抑之者其言益彰辯直
解紛之不暇求欲建非常之功於繩墨之外蓋亦難矣與
其強顏以妨賢路是不若退之爲愈也伏望皇帝陛下審
用捨之權而使臣得全進退之節俾遂所請罷臣宰相職
事除一在外宮觀或許守本官致仕使得稍逃官謗養疾
丘園保全晚節則臣仰戴陛下天地父母之德捐軀之報

其必有時臣見居家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冐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己再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奉詔書批荅不允者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縟禮當荷尤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葢規矩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淚交零中謝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絕奇殆將天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為適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畀以機衡被袞章有忠貫金石之言奉玉音有氣

折衷屬之訓特眷知之有素恐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爲皆成罪纍其進鋭者其退速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譏踈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退避於賢路以保全於素心犬馬之戀無窮徒深跼蹐天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捐謹三奉表陳乞以聞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禄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虞譴責之嚴退即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祕殿清資拜命若驚拊躬增厲中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廣材疎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畫餅不足療飢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爰非常之選代大臣斲已血指而涅顏躐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甚

頌遠於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於魏闕

謝落職依舊官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即明刑天地有容祇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於族遭朝廷之多故躡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知特達思圖報於涓埃謀已闊疎曾莫虞於機穽雖嘗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罪屬聖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被誅處以江湖之善地姑鐫秘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道大堯天仁深湯網潛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
危本緣戇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霑餼廩之餘臣敢不循省
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但傾
葵藿之志

賀天申節表

臣綱言伏遇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者星虹樞電協帝王
震夙之期福海壽山鍳臣子歸依之願矧嘗叨於宰輔特
仰被於春知申頌堯年彌深封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
天縱勇智日躋紹隆烈祖之丕基振起中興之休運誕彌
厥月實開長發之祥壽考維祺宜膺天保之報而臣比緣

罪戾祠繫江湖畢陛稱觴莫造鴛鷺之列雲天在望葵傾葵藿之誠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里社鳴而聖人生允協千齡之運湛龍翔而霧雨集咸傾四海之心輒輸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算皇帝陛下伏願丕圖永固寶曆長新萬壽無疆振中興之大業一人有慶底庶國以咸寧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病連年走江湖者萬里僅存殘

息仰荷隆恩斷中伏念臣學不足以為己而欲推之以為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躋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遂從於譴斥乃曲荷於保全逌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為燭所實著慈憐其孤危之踪處之深僻之所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為雀賴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坤肯慕涸繫之猜介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祗役訖負釁投荒已賀聽還之賜棄瑕録舊更回寵扶之
頫仰佩恩光益深感涕淵伏念臣賦材甚陋造道弗優適
當艱難多故之秋誤蒙考夐非常之選進之扶危持顛之
策以為國退無防患寡過之術以保身屢致顛隮有辜眷
遇謫墮江湖之上茫如醉夢之中嶺嶠踰年瘴癘為群於
魑魅海島萬里風濤幾葬於鯨鯢得返中州特緣大霈幸
丹書之初削豈舊物之敢期綸綍既行士夫改觀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以道建極與物為春秉六龍以御天奉三無
以勞世察積毀之銷骨由腸保全念向隅之可悲每加矜
惻致此孱庸之質亦霑甄叙之恩臣敢不湔雪前非激昂

晚節山林待盡遂無就日之期畎畝愛君彌切後天之祝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鯨海聽還方棲遲於故里琳宮得請遽叨沐於湛恩拜命若驚撫躬增愧中謝伏念臣斗筲小器章句腐儒當艱難多故之秋荷特達非常之遇力薄任重宜自取於顛隮罪大釁深猶曲蒙於覆護方且涵泳恩波於太山巖巖之下更獲寅奉仙聖於珠庭真館之間坐糜廩稍之優數之厚矣顧修香火之報天實臨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仁天覆奉三無以勞世舍用何心憫一夫之

同淵保全有道致此桑榆之景獲躋陶冶之公臣敢不益濯前非激昂晚節抱苛養拙未從溝壑之捐就日望雲彌深畎畝之愛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三日伏覩尚書禮部符四月十五日大行隆祐皇太后崩逝者棄榮養於東朝頒遺誥於南國凡曰臣子孰不哀摧臣綱誠悲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大行隆祐皇太后毓德明柔秉心淵懿正坤儀於元祐之日復椒房於建中之初荐歷多艱蓋將有待當張楚僭偽之際力主奉迎迨苗劉變逆之秋曲加保佑功在社稷澤被烝黎雖

高前古毋后之風未享萬國驩心之奉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徒聞往哲之言以小疾而遽返其真莫曉高穹之理恭惟皇帝陛下性敦仁孝念軫艱虞慎終之典加隆報德之心罔極悵仙遊之浸遠悼慈容之莫追願少抑於至情以永膺於多福臣限以在遠不獲躬詣闕庭

辭免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軍州事填見闕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伏念臣迂愚鄙拙初無材能當建炎初蒙陛下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機柄之重備位宰司兩月餘日曾無毫髮之補負罪已深雖嘗乞身以退人言洊至謗議沸騰自取顛躋屢瀕於死仰賴睿明察其無他終始保全卒因宥赦得歸中州繼復職秩竊祿宮祠誠為僥倖伏惟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蒙大恩滌洗前愆棄瑕錄用進職祕殿委

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顧臣何者罪戾之餘乃當此選所宜黽勉就職竭盡疲駑以圖報稱而臣累年以來遭罹憂患深涉瘴癘之鄉疾病交攻氣血衰耗心志不寧動輙驚悸加有重腿足弱之疾行步艱難使當方面之寄深慮處畫顛錯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旨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閑散尋訪醫藥養痾山林異時稍安蒙被驅策不敢辭難誓極糜捐以酬洪造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見寄納福州軍資庫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辯謗奏狀

右、刀臣蒙恩除前件差遣起於閑廢之中授以方面之寄

仰荷聖德矜深憫泣竊緣臣昨於建炎初乃罷宰相得請
以宮祠歸自後累有言章論列臣輔相無狀措置乖謬等
事屢貽譴責罪釁貫深不敢自辯今蒙朝廷滌洗錄用委
以重寄內有所言事件與今來差遣相妨者若不披露肝
膽控告君父力賜辯明則臣豈敢安心職事以圖犬馬之
報謹具于左

一臣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左僕射職事蒙恩除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船欲歸
常州無錫縣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
叛兵自秀州作過迤邐由蘇常前來即顧客舟由大

江內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遇當時臣弟
從事郎綸在無錫縣與知縣郗漸商議說諭叛兵不
曾焚毀邑屋臣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者乃
謂臣遣弟迎賊傾家貲犒設製緋巾數千頂以與之
實為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住行又言者至引漢棄
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臣不勝惶懼殞越之
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
宏楊華劉忠雷進韓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數萬少
者亦數萬人跨據州縣迤相屠掠自餘盜賊千百為
群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副

委使輯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豈
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一臣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杜門
循省不見賓客惟修香火之緣讀誦佛書仰祝睿筭
以致臣子拳拳報德之誠至於世故百念灰冷豈敢
復與言者乃謂臣資囊士人上書詆訐朝政以圖復
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絶則朝廷之禍
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安軍臣不勝惶懼殞越
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廣南四路當盜賊猖獗民
力彫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議論商確休戚

利害而力行之庶幾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右謹具奏聞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謹奏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俾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迂星旆頒雨露之恩祗佩寵光彌增感涕臣綱中謝伏念臣

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辯䫉祇
於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於蛟鰐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
稱蔑然迨茲命帥以總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
示眷私滌煩以北莊之靈芽捐疾以尚方之妙劑寶奩深
貯温詔誕敷務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痾之去體夫何孤
陋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
生明而忠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於起廢之間示
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懲臣敢不仰體皇慈深求
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烝黎俾知飢渴之解
願圖天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右臣昨於二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差使臣齎到告一道除臣前件職名差遣臣以疾患未敢祗受牒送福州軍資庫寄納具奏狀辭免恩命交付差來使臣齎赴行在投進今月初九日承尚書省劄子四月七日奉聖旨令入內內侍省差內侍官一員前去敦遣疾速起發赴任仍宣賜茶藥銀合續於初十日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到臣居止降賜傳宣撫問臣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已力疾祗受告命望闕謝恩訖重念臣學術空踈智識淺短

徙以孫忠誤蒙知遇當陛下龍飛之初首膺考爰之選迁擢寡與自取顛隮仇怨造謗必欲寘之死地仰賴聖慈洞照誣枉終始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天地大恩非臣糜捐折骸報稱今若又蒙眷獎棄瑕錄用加以秘殿隆名委以數路重寄俯須温詔禮意便蕃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緣臣積年憂患之餘血氣早衰心志凋耗自去歲以來又感痺濕得腰脚重腿之疾行步艱難深恐總戎討賊撫循疲民措置失宜有誤國事雖卻迫天威不敢不黽勉就職進退維谷夙夜靡遑伏望聖慈察臣懇悃非敢託疾辭難避事特降睿旨檢臣前奏許令罷免依舊宮祠追還

咸命以安愚分千冒天聰無任戰越之至臣見擇日開司
進發上道迤邐前去建昌軍以來聽候指揮謹録奏聞伏
候勑旨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右臣契勘祖宗以來所置使名莫重於宣撫多以見任宰
相執政官充使韓琦范仲淹等皆嘗為之近來知樞密院
張浚宣撫陜西四川參知政事孟庾宣撫福建江西京湖
南北路皆見任執政無可議者如臣㳟恩起於閑廢之中
使守番方亦帶四路宣撫之名實為叨冒兼孟庾已充荆
湖南北路宣撫使韓世忠副之朝廷付以重兵委之平殄

群寇今又除臣宣撫荊湖事體重疊實有相妨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樁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軍馬辟差州縣官吏行移措置皆有妨礙兩司既疑於任事朝廷亦難以責成乞自朝廷將兩司職事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庶幾不致誤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據統制官任仕安劄子契勘任仕安所統軍馬元有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共為一軍計二千八百餘人承宣撫使

司劉子備奉聖旨指揮於辛企宗下揀選精銳共成三千
人付仕安存留福建路彈壓未曾揀選間蒙宣撫司就差
陳照馬隼於南劒州駐劄續於三月初五日准宣撫司劉
子備奉聖旨改差仕安帶所部軍馬隨逐荆湖廣南路宣
撫使前去潭州之任其陳照馬隼亦是仕安所部之數近
承福建路安撫司將陳照馬隼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別作
一項申乞存留福建朝廷不見得係仕安所部之數已依
所乞竊緣陳照馬隼下人馬皆是仕安使喚慣熟之人如
减留福建仕安所部人兵見在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
單少不成軍伍今來朝廷已差申世景下軍馬前來福建

近已入境欲乞申明朝廷將陳照馬步下人馬依舊發遣仕安軍中部領隨逐荆湖廣南宣撫使司前去庶得合成一軍討捕盜賊不致誤事尋牒福建路安撫司會問因依據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程邁公文四月初二日準樞密院紹興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劄子據福建路安撫司申奏契勘本路事平之初人情未安生計未備兼建劒之民素多兇悍乍得放散歸業未肯甘心隴畝竊慮依前嘯聚乞存留馬步陳照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及別無近上統制官彈壓乞別選精銳一千五百人前來通陳照馬步下人兵共作三千人於上四州軍屯泊右奉聖旨令武功大夫

神武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
壓并已差陳照馬準軍馬并聽福建路安撫司節制又准
樞密院四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令神武
前軍統制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契
勘申世景本部止是一千二百餘人竊慮數少緩急使喚
不足右奉聖旨令單德忠帶領本將官兵隨申世景人馬
前去福州駐劄權隸申世景下使喚候到本州並聽安撫
司節制者
右臣契勘任仕安下元係統領官三員陳照馬準李建共
計人兵二千八百餘人合成一軍並是任仕安所部將

指揮同存留福建路聽安撫司節制分撥任仕安李建在
虔州駐劄陳照馬步在南劍州駐劄二月八日准尚書省
劄子除臣荆湖北等路宣撫使就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
人馬八百餘人隨逐前来之任續准尚書省劄子樞密院
奏勘會已降指揮令李綱將帶高舉一行人馬前去潭州
之任竊慮韓世忠下闕人使喚奉聖旨改差任仕安將帶
所部軍馬隨逐前去其高舉一行依舊聽韓世忠使喚省
劄既到之後福建路安撫司却將統領官陳照馬步下人
兵別作一項陳乞存留福建並不聲說元係任仕安所部
軍馬致顯是不見得前項事因已依所乞存留其統制官

陳照下計七百八十六人馬準下計七百一十四人除兩項存留外任仕安并李建共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分撥部伍不行今來朝廷已再差申世景單德忠兩項軍馬約二千餘人前來福建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依舊撥還任仕安所部庶幾稍成軍容實係國體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副孟庾韓世忠總率大軍自溫州起發迤邐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今來新除荆湖廣南

路宣撫使李綱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道路理合照
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
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
去之任臣勘會自福州至潭州若由建昌虔吉入衡州前
去約三十餘程若由汀道廣南前去須由梅循惠廣端康
封梧昭賀等州皆煙瘴深處約九十餘程實為非便今相
度欲自江西建昌虔吉前去與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大
兵自不相妨兼速至潭州本任可以措置本路職事如朝
廷欲令臣先到廣東撫定州縣即由建昌軍虔吉州南安
南雄英韶廣等州亦可前去但道路迂遠卒未有到潭州

之期又緣兵部循惠等州目今見有盜賊頭項不一萬數
浩瀚曹成十數萬人見在連賀等州作過正阻湖南潭州
之路臣若取道廣南撫定諸州非得重兵不可以行今來
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項人兵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須
候畫一奏狀内踏逐諸項人兵差到齊足乃可前去伏望
聖慈特賜睿察處分施行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右臣契勘臣所領荊湖宣撫職事與福建江西荊湖宣撫
使司軍馬事體一同所用錢糧理合通融應副不分彼此
今來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副一行軍馬先到江西并邵

湖路分所有逐路州縣錢米並係先次刻剗拘收若不通
融應副支給竊恐臣所經由州縣及到荊湖路軍兵官吏
批請及安泊老小州縣無可應副緩急闕絕誤事欲乞朝
廷指揮若孟庾韓世忠未班師以前已剗刷下江西荊湖
路諸州縣錢糧聽兩司軍馬通融應副支給班師之後錢
糧餘剩及以前朝廷支撥并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祠部
官告等餘剩之數並乞撟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免
致疊有申奏陳乞紊煩朝廷亦恐往復遲緩不能及事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處分施行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成

奏狀

右臣據荆湖南路提刑司桂陽監申曹成一項賊馬約有可戰兵三萬餘人別有占巢打食人約六萬餘人占據道州半年有餘於今年三月內已離道州侵犯廣南賀州又據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權知潭州兼權湖南路安撫總管岳飛申已將帶所部軍馬統率吳全韓京吳錫等兵前去道州措置曹成契勘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所有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見在本路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岳飛統率逐項軍馬疾速前去道賀州以來措置招捕及差

使臣齎送朝廷降到勑牓黃旗金字牌等付岳飛軍中令
相度事勢如曹成有改過自新聽伏招納之意即差曉事
文武官各一員齎前件旗牓等前去說諭禍福開示大信
特與招納揀選精銳強壯人結成隊伍分隸諸將聽候使
喚不堪披帶可以執役之人刺填諸州廂軍老弱病患及
不願充軍之人給與公據放散內有係西北無業可歸之
人並分撥諸州居住將係官荒廢戶絕田土量度給與耕
種務令得所如不伏招納依前作過即會合廣西安撫司
措置掩殺亦已劄下廣西安撫司照應施行竊緣曹成一
項人馬萬數浩瀚岳飛等兵人數不敵非得福建江西荆

湖宣撫使司差兵將前去協力招捕竊慮淹延爲二廣之患緣賀州係廣南西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令不拘路分差兵將前去會合招捕施行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右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契勘岳飛一項軍馬八千餘人元在洪州駐劄聽江西安撫大使節制朝廷近差權潭州見將帶本部軍馬在湖南道州措置曹成依近降聖旨指揮合聽臣節制韓京一項軍馬一千餘人元在衡州駐劄吳錫一項軍馬一千五百餘人

元在郴州駐劄並聽湖廣安撫使司節制見帶所部軍馬隨逐岳飛前去道州吳全一項軍馬入百餘人亦係自江西隨岳飛前去道州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逐官知委外竊緣荊湖兩路係東南上流目今盜賊頭項衆多內曹成一項賊馬已侵犯廣南東西路連賀等州非壓以重兵勢難招捕將來盜賊平定之後亦須屯駐軍馬控扼要害之地庶幾强敵不敢窺覦今來逐項軍馬雖合聽臣節制竊慮它司陳乞得旨臨時難以占留有誤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不許諸處抽差令臣得以專一拊循訓練緩急之際可以倚仗不致闕誤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七

具荊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荊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措循歸業之民經營控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下項

一淮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荊湖南路馬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潭州李宏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見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界出沒作過胡元奭三千餘人見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見在郴連界上荊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

雷進約八千有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境去處千百為群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為用而遽欲以恩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臨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目見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為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號白氊笠即月見在岳鄂潭衆諸處界上屯泊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敢自新昔於旗上有永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為[illegible]

猖獗數州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祭知所
懲創胡元顛一項已為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
項已為鼎州帥臣程昌禹遣兵過逐出境未知所向
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皆進逐須賊火招納討
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慘酷尤甚屢招
屢叛所至以人為糧聚有噍類即目見已起離道州
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
弱深慮乘虛遠引為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
齎朝廷所降勑牓黃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
許之自新如聽伏招納即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

所被勇及老不堪披帶人經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實堪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與其首領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撥隸諸將下隨材錄用不堪披帶出戰尚堪執役之人合剗充廂軍分隸諸州其揀退老弱不堪執役之人給公據放散如係東北人無業可歸合就近分送州縣居住將天荒戶絕拋棄逃亡係官田土措置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恤得所昔東晉朝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蓋流人與土著盜賊不同放散無所歸又須結集為盜全藉州縣官用心撫存自當復為良民伏乞朝廷

更賜詳酌指揮其李宏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一
行人馬擅往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納依舊
作過即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為期如此則
荆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聖旨指揮令相度
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
明若自廣南前去即荆湖事無由措置深慮有失機
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荆
湖路宣撫司寄切措置施行
一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初遭鍾相孔
彥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宏劉忠劉超

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踐搔擾民不聊生湖南潭衡全邵道永郴桂陽湖北岳鄂鼎澧并屬縣等例皆殘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土荒蕪財谷匱乏將來盜賊平定之後若不極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墾闢耕鑿以望歲豐則破殘州縣卒未就緒欲乞朝廷特降敕牓曉諭應歸業之民委實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目支給候將來成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銀等委是無從所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散錢糧官吏辭

行不得滅裂搔擾重寘于法務令實惠及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契勘荆湖土地沃衍最為出產穀米財物去處止緣累年盜賊失於措置遂至凋弊朝廷稍寛目前之急不惜賑貸之費假以年歲間漸次復舊國用何患不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施行

一荆湖之地綿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為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方之號令

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
江西荊湖路宣撫使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
還行在臣晝一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亡兵不滿萬人
若到本路兼得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方能僅及
二萬之數分屯布俵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足伏望
聖慈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畧別行申請
一契勘荊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來養
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壁罷役之
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去處朝廷欲以二廣經
理荊湖固為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米穀不多財用

竊之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尤覺困匱些(?)少使竭力
剗刷所有錢何今又盜賊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
那移應副近准尚書省劄子許於吉州糴貨務支銀
一萬兩錢一萬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吾
年歲間非於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決不能
有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於筠袁虔吉等州應副
米十萬石於轉運司及吉州糴貨務應副銀五萬兩
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
右謹錄奏聞伏望勅旨
乞存留程昌禹依舊知鼎州奏狀

右綱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
奉聖旨荊湖東西路依舊為荊湖南北路逐路州軍除分
鎮縣餘並依舊制內湖南依舊潭州置帥李綱兼本路安
撫使餘依已降指揮湖北於鄂州置帥劉洪道除徽猷閣
直學士差知鄂州充荊湖北路安撫使程昌禹罷湖西安
撫其所管軍馬盡數交割與劉洪道訖發來赴闕臣契勘
荊湖北路為鍾相孔彥舟劉超雷進楊華等盜賊連年殘
破殺戮官吏所餘無幾除辰沅靖州係深入溪峒州軍外
惟鼎州昨帶湖西路安撫使係右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
㝢在任二年措置討捕楊么楊華鍾相餘黨殺敗劉超逼

遂出境招納彭筠六千餘人一方粗定頗見宣力今來有
指揮罷赴行在雖遠方不知事因詢之衆論以謂昌禹在
鼎州實有功効別擇守臣未必能知首尾或致誤事兼契
勘荆湖北路安撫司移就鄂州其鼎州舊帶鈐轄知劉洪
道知鄂州充湖北路安撫使程昌禹知鼎州充湖北路兵
馬鈐轄聽受節制自不相妨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且令昌
禹依舊在任如已差官亦乞別降指揮施行

乞措置招捕虔州鹽賊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
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

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已依稟聖旨行下廣東州軍勘會見今盜賊數目屯泊作過去處措置招捕外訪聞廣東盜賊一項犯南雄英韶等州一項犯循梅惠等州動以萬計殘破諸縣殺害平民皆是虔州諸縣平時般販私鹽之人其初千百為群入廣東界虜掠牛畜財物之類巡尉弓兵不切用心捉殺使之享有所得而歸復為平民虔州守令亦不誰何累歲如此浸淫不制今年遂至有萬餘衆入南雄英韶者圍郡城劫岑水場而去入循惠者破龍川長樂興寧河源博羅等縣直抵循惠城下至今猶未復歸巢穴原其所以致此皆由州縣弛慢之故今若欲剿

其根本須就虔州措置掃蕩巢穴誅其首惡乃可懲艾臣
見具奏申明經由道路如蒙朝廷依臣畫一內所乞踏逐
數須兵七八千人可以出廣東前去即乞許臣到虔州官
吏兵將並權聽臣節制庶幾可以施設方略治其本源下
流自然無患如合聖意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遹四月某日劄子節文契勘曹成
賊馬三月二十九日自道州侵犯臨賀遣兵四出見屯兩
路要害去處本路兵力單少素不練習西路尚有峒丁刀
弩手可用至如東路槍杖手名籍雖存其實農夫豈可出

戰除已遂急發兵控守關阨然賀州勢在上流南入連英康下封康不數日便至番禺今來封連探報事愈危急准樞密院劄子差高舉一頭項兵應援二廣並未見入界除已統率人兵旦夕就道至封康以來防遏外乞撥高舉人兵星夜前來應援庶幾保全二廣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分作三頭項透入賀州富川縣侵犯賀州殺人放火刼虜人民賊勢浩瀚乞催發高舉人馬兼程前來會合捉殺免致奔衝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四月初三日乘牌船過水東入賀州放火燒本州敵樓戰棚乃至

居民壓守等賀州知州及本州官盡出州城下水前去乞
速差兵前來救援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
六日申據廣州懷集縣申四月初一日曹成賊馬侵犯縣
界令佐等將帶弓級保甲槍手等前去迎敵賊衆浩瀚勢
力不加遂致潰散其賊兵直衝突占據本縣廣州事勢危
急乞催發高舉人兵疾速前來應援者
右臣所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遹轉運判官章傑公文探
報曹成賊馬次第備錄在前契勘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除
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於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兵馬八
千餘人聽臣節制續准指揮改差任仕安將帶所部軍馬

隨逐前去之任其任仕安下人兵元管二千八百餘人又爲福建路安撫司陳乞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一千五百餘人存留福建其餘止有一千二百餘人委是單少臣以見具奏辭免恩命未敢申陳今來蒙恩差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前來降賜敦遣就道臣仰追天威已祗受告命擇日開司朝夕啓行今據廣東路官司申報曹成賊馬已破賀州占據懷集縣係廣州屬縣事勢委是危急帥臣林適稱親自率兵前去封康州防扼切慮未足倚仗其廣州繁富號爲東南都會雖有可守城池若帥臣已去誰與固守實爲可慮臣方受命之初道理遼遠又所得任仕[illegible]

兵統千餘人難以分撥應援雖已遣依近降指揮許依江
東路安撫大使畫一差兵二萬人旋行踏逐方具奏請聽
候指揮無由日下便得齊集深慮應援有失機會曹成賊
馬為二廣之患滋大萬一廣州或致失守自餘州郡多無
城池皆須望風奔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輒有愚慮仰
瀆天聽臣竊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行軍整
肅忠勇有謀曹成劉賊十餘萬衆除老弱脅從婦女外能
戰兵尚三萬餘人使其餘將士當之未必能有濟欲制此
賊或招或捕非世忠不可今世忠統兵已到虔吉錢袁間
深恐拘礙路分止在荆湖不敢前去廣南則曹成為二廣

之患其勢未艾伏望聖慈矜憐廣南兩路生靈之衆在今日為朝廷腹心之地不可不早加料理特降睿旨令世忠不拘路分量留人馬照應荊湖外盡將所部取便道前去應援廣東措置曹成一則軍馬已集可以目前使喚二則道里已近可以指期而至臣愚竊謂朝廷今日應援廣東之策無以加此又廣東素號瘠薄應副大軍錢糧必致闕乏世忠既行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將劉刷到錢糧可以通融應副此又軍期所須之大者如合聖意乞作朝廷措置用金字牌入遞付世忠施行臣已具奏遵稟聖旨許依江東安撫大使畫一指揮踏逐人兵如蒙朝廷應副亦乞

用金字牌降下勑劉庶幾早得齊集可以與世忠聲援相
接二廣早見平定

小帖子

契勘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與荆湖廣南宣撫司兩
司不相節制如蒙聖慈從臣所請令韓世忠前去廣
東招捕曹成乞降指揮令與臣關報事宜同共措置
庶幾不相違戾有所恊濟仰副委任之意伏候勑旨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
奏繳到岳飛狀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月二十二

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到袁州更切斟量賊勢如賊兵衆且於袁州駐劄候宣撫司人馬到同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州無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二廣飛一行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准郴衡州桂陽監等處關報及飛亦差人體探得曹成已發人馬取三月十九日起發往全永州侵犯廣西界分并前軍人馬往賀州路前去其曹成中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見不住放人四向虜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便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公牒奉聖旨指揮

綜一行官兵已過袁州[illegible]里稍遠無續於四月初三日纔
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探得曹成賊馬已起離道州前去
廣西飛除已差人體探了細外今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
已來駐泊如曹成不赴行在及未入廣西便行措置追
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界不審令飛一行軍馬如何施行
已具錄奏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飛責憑遵依施行
右勘會近降岳飛申到前項事理勘會曹成一行雖有五
萬餘衆其少壯之人止僅二三萬四月二十六日已奉聖
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委是不肯赴行在已侵入廣
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務在

徒長措置保護二廣無致稍失事機破壞廣南州縣仍令
廣南東西路帥臣依已降指揮起發逐路峒丁刀弩手將
兵士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前來界首與岳飛會合
併力夾擊并劄與孟庾韓世忠及臣措置施行者

右臣近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遹轉運判官章傑申探報
曹成賊馬已破賀州侵犯廣州界分占據懷集縣廣州事
勢危急乞發兵應援臣已具奏聞竊見韓世忠治軍嚴整
忠勇有謀少見其比乞令不拘路分統率大兵前去廣東
應援措置招捕曹成免致廣南兩路破壞州縣外今准樞
密院劄子備奉前項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已

入廣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
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廣劄付孟庾韓世忠及臣疾速措
置臣已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及劄下岳飛恭依
聖旨指揮施行訖契勘曹成一項賊馬最爲桀黠外假聽
從招納之名內有包藏窺覦之意占據道州半年有餘侵
犯二廣其衆號稱十萬除老弱脅從婦女之外可戰之兵
猶有三萬餘人既爲大兵所逼遂有乘虛深入二廣之計
廣西猶有峒丁刀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東兵力寔
爲單弱難以支吾深慮州縣望風奔潰爲害不細今雖已
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

率兵數不多錢糧闕乏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
前去措置應援及將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剗刷到諸路
錢糧通融應副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兼契勘曹成本
係荊湖盜賊只緣大兵所逼遂犯廣南若拘以路分謂目
今作過不係荊湖地分即是以鄰國為壑恐非朝廷銷弭
內患之意臣今欲乞自朝廷降指揮令世忠相度如大兵
目今已在湖南及筠袁間即由全永入廣西路自桂府順
流以趨廣州如大兵目今在虔吉間即由南安南雄英韶
路順流以趨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統率軍馬由道
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副畫一內所踏逐兵勾抽發

非亦可以由慶吉英部領前去封康循思間隨宜措置與叔奔迸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須見了當卻由便路趨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難平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小帖子

臣契勘廣南西路五十餘州舊號荒遠在今日實為要地今曹成侵犯若不早加措置招捕了當竊恐兩路州縣為賊殘破卒難經理兼兩路皆有猺人溪峒乘勢必須作過廣西與交阯相鄰亦恐有所窺伺道里去朝廷最遠將來兵力難及朝廷不可不深留意

於此伏乞聖鑒